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1768
14 February 2006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法兰西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2006 年 2 月 13 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
其中转交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2006 年 1 月 19 日
访问隆戈/布雷斯特(菲尼斯泰尔省)
郎迪维肖岛时发表的演讲

值此 2006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裁军谈判会议全会召开之际，我发言介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1 月 19 日在布列塔尼隆戈岛发表的演讲。

谨请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 2006 年 1 月 19 日星期四访问布雷斯特(菲尼斯泰尔省) 郎迪维肖 — 隆戈岛战略空军和海军力量时发表的演讲稿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法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 使
弗朗索瓦·里瓦索(签名)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 2006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访问驻布雷斯特(菲尼斯泰尔省)
郎迪维肖——隆戈岛的战略空军和
海军力量时发表的演讲

部长女士：

各位议员：

参谋总长先生：

各军种参谋长：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与诸位相会于隆戈岛。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在这里会见男女军人和平民，你们竭诚一致报效我们的国家，参与履行对国家独立和安全至关重要的使命——即核威慑。

创建一支国家威慑力量对法国来说是一种挑战，倘若每一个人缺乏献身精神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它要求汇聚我们的全部能量，发展我们的研究能力和为各种技术难题找到创新解决办法。因此，核威慑成为我国为自身确定一项任务并矢志不渝加以追求所能达到的程度的真实写照。

我们在此向核能委员会和所有法国企业界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表示敬意，正是你们使我们一向能够在物理科学、数字模拟、激光，尤其是百万焦耳激光以及核技术和太空技术等生死攸关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愿感谢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我国核力量的方方面面：国防部军备监察总局、工业界伙伴公司和集团的经理人员和工人，负责政府管控的宪兵部和各军兵种的所有人员。

当然我最先想到的是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你们以最大的细心谨慎态度长期履行最漫长而又最重要的军事使命。我知道我定出了一种非常苛刻的战备水平；但它符合我国的安全需要。我了解它带来的各种不便和限制。你们很少被人们提及，但我要赞扬你们超凡的价值和卓著品质。你们四十年来出色保持着常态核威慑本身就是荣耀的证明。

我愿向你们的家人，尤其是海军官兵的家人表示谢意。我深知战备执勤所带来的远离家庭，感情孤独，有时甚至是煎熬之苦。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在一种时刻变化的环境下履行这一使命的。的确，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目前不再受某一强权的直接威胁。

但两级世界的终止并没有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在许多国家激进思想正在泛滥，宣扬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如今，这种引发冲突的意愿已转化为令人不耻的袭击。它们不断提醒我们狂热和不容忍是各种罪恶的源泉。明天它甚至有可能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可能将国家牵涉进来。

打击恐怖主义是我们的优先要务之一。我们已采取了无数措施和规定应对这一危险。我们将继续坚决果敢地朝着这一方向走下去。但不应当将所有与防御和安全有关的考虑局限于这种必须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诱惑。事实上一种新型威胁的出现并没有消除所有其他威胁。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寻找着政治、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新的平衡。它所具有的特征是新的力量极的腾现。世界面临的是新的失衡来源的出现，尤其是在原料分享、天然资源分配和人口均衡的改变方面。这种变化可能不稳定，尤其是如果伴随民族主义的崛起就更有可能。不同强权级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陷入敌对并非就是一种预知的结论。为了排除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建立一种基于法治和集体安全的更为公正和更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秩序。我们也必须敦促我们的主要伙伴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然而，我们并不能摆脱国际体系始料不及的逆转或战略突变。这些正是历史的教训。

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另一个特征是凭借拥有核生化武器而诉求强权的出现。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些国家违反条约获得核力量；试验射程不断加大的弹道导弹也在增加。这种情况已导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承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切实威胁。

最后，人们不应当忽视传统的区域不稳定危险的长期存在。遗憾的是，这种危险在全世界无处不在。

女士们、先生们：

面对动摇世界的危机，面对新的威胁，法国一向首先选择有备无患的道路，它以各种形式构成我国国防政策的基础。依赖法治、影响力和相互支持，有备无患是我们所从事的一整套外交行动的核心，这种外衣一向力争解决在这里或那里可能出

现的危机。有备无患还需要一系列防御和安全姿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常备不懈的军事力量。

然而，以为单靠预防就能保护我们不免失于幼稚乐观，为了使他人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还必须有能力和必要时使用武力。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在我们的边界以外以常规手段进行干预的充分能力，以便支持和补充这种战略。

这样一种防御政策立足的是有把握性，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生死攸关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这正是赋予我们核威慑力量的作用，它直接产生于我们的防御战略，并构成它的最终表达形式。

因为面对目前令人忧心的问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核威慑是我国安全的根本保障，不论压力来自何方，它使我们有能力保持行动自由，支配我们的政策以确保我们民主价值的持久性。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支持全球推动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尤其是谈判一项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当然，只有在保持我们的全球安全条件下，并且在普遍具有取得进展的意愿下，我们才能在裁军道路上取得进展。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法国保持其威慑力量，同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精神和按照严格足够的原则削减威慑力量。

法国国家元首的责任是长期评估我国生死攸关利益的界线。保持这一界线的不确定性与我们的威慑理论具有同质性。保持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保护我国人口，自由行使我们的主权，这些一向是我们生死攸关利益的核心。但这些利益并不仅限于此。对这类利益的认识随着世界的前进步伐而不断改变。这个世界的特征表现为欧洲国家日益相互依存，并且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例如，保护我们的战略供应线或盟国的防御，除其他外，属于必须保护的利益。对无法容忍的侵略行为，对上述利益施加威胁和讹诈的范围和潜在后果作出评估，是共和国总统的职责。这种分析，如有必要，可导致将上述局面视为我们生死攸关的利益范围。

正如我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之后立即强调的，核威慑不是用来遏制狂热恐怖分子的，但凡是利用恐怖手段对付我们，以及凡是考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领导人必须清楚，他们将会遇到我们坚定而有度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常规性质的，也有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威慑从一开始就一向

从其精神和手段方面按照我们的环境和我刚才提到威胁分析加以调整。我们有能力以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对试图攻击我们视为生死攸关利益的某一强权作出回敬。对付一个区域强权，我们的选择并非是要么采取行动，要么予以歼灭。我国战略力量的灵活性、反应性使我们能够直接对该国的核心及其行动能力予以打击。我们的全部核力量也正是如此配置的。例如，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减少了我国潜艇——部分导弹的核弹头数量。

然而，我们使用核武器的观念没有改变。在冲突中为军事目的在任何条件下使用核手段是勿庸置疑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核力量有时被称之为“不使用的武器”。但是，这种公式不容对我们诉诸核武器的决心和能力持有任何怀疑。动用核武器的可信威慑将持久地萦绕在对我们心怀敌意的那些领导人的心目中。其根本在于促使他们回归理性，并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将会为其本身和他们国家招致难以承受的代价。况且，勿庸赘言，我们一贯保留诉诸最后警告的权利以表明我们捍卫生死攸关利益的决心。

因此，维系我们威慑理论的原则没有变，但表达这一理论的方式不断演变，而且还在演变，从而使我们能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变化。

由于海上和空中核力量的能力不断按照新的任务作出调整，使我们能够对关注的焦点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由于这两支力量具有不同和相互补充的特征，因此法国国家元首可对涵盖所有确定的威胁采用多种选择。

因此使上述能力现代化和可不断作出调整，是使我们的威慑力量在一种不断演变的地缘战略环境下保持不可或缺可信性所绝对必要的。

以为维持我国武库现有的状态毕竟就足够的想法是不负责的。如果我们的威慑无法使我们对付新的局面，那么它的可信性又在何处呢？倘若我们严守恫吓全面摧毁这一信条，那么面对区域强权，它的可信性又在哪里呢？对于未来，射程有限的弹道武器的可信性又在何方？所以，装备洲际射程的 M51 弹导弹和改进后的空对地中程导弹系统(ASMPA)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赋予了我们对付威胁的手段，而无论它们产生于何处和具有何种性质。

同样，谁都不能自以为导弹防御就足以对付弹道导弹的威胁。防御系统无论多么尖端，都无法百分之百地有效。我们丝毫不能确保它不被挫败。将我们的全部防御建筑在这种单一的能力之上，实际上会促使我们的对手寻找使用核生化武器的其

他手段。因此不能认为这种手段可以替代威慑。但它能够通过减少我们的薄弱环节对威慑作出补充。正因为如此，法国已坚定地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开展了共同反思，并且正在为已部署力量的自我保护制定本身的方案。

保持我国安全和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四十年前，国防部将其投入的 50% 用于核力量。自此之后，这一比例一直在减少，到 2008 年可望仅占投入的 18%。如今，本着成为其特征的严格足够精神，我们的威慑政策全部只占总的国防预算不到 10%。专用于威慑的国防拨款用在前沿技术上，主要是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研究工作提供大力支持。

占防御努力的 10% 是一种恰当和适足的代价，它为我国提供了可信和可持久的安全保障。我要强调的是，对此加以动摇将是完全不负责的。

除此之外，发展欧洲安全防务政策，欧洲联盟国家利益日益相互交织在一起以及目前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团结一致，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凭借其本身的存在，而成为欧洲大陆安全的一个核心要素。1995 年，法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协调一致威慑构想，以便就这个问题在欧洲一级开启辩论。我仍然相信，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仍然会向自己提出应思考考虑到现有威慑力量的共同防御问题，以便建立起一个对自身安全负责的强大欧洲。而且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共同反思现在和将来它们具有哪些共同安全利益。我愿意看到这种反思的深化。这是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女士们、先生们：

自从 1964 年以来，法国就具备了自主的核威慑力量。历史的教训导致戴高乐将军作出这一关键的选择。在所有这些年中，法国的核力量确保了我国的防御并极大地有助于维持和平。如今，它们继续静悄悄地保持高度警惕，使我们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成为未来和命运的主人。法国的核力量继续，而且明天仍将成为我国安全的最终保障。

我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并代表我国同胞，我愿意向为这一根本使命作出贡献的所有男女表达国家的感激之情。

谢谢。

-- -- -- -- --